



陌上花开
文学系列 02

闲花弄影

苏非影
著

来来去去，熙熙攘攘，他一定和从前一样，
纵然这时节没有海棠花，
没有陈酿，他也依旧会在原处等她。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闲花弄影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第九章 相逢万里忽如梦 001

入眼是一大片幽蓝的天幕，闪烁的星星就像无数的小眼睛。星光下是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清俊脸庞，他正侧着头，笑吟吟地看着她。

第十章 十年戎马误芳心 027

苏闲花沉默着，心里却有些茫然。她本以为自己和他已经亲密如家人，可这么多年来他做了些什么，她却一点也不

知道。

045 第十一章 本是同根生连枝

除了钟展，以后连兄长这个位置都有人代替他了。这样的话，他是否可以安心地，平静地从她生命中离开了呢……胸口不禁一滞，他掩着嘴低低地咳嗽了两声……

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071

直到有一次，你看着白念尘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说。我就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豪主跟我说的话，他说，小韶，这个娃娃儿给你做媳妇好不好？

097 第十三章 金樽煮酒空对月

后面的话苏闲花一句也没有听进去，她终于慢慢消化了最初听到的那几句话——原来钟展那一次出现在落羽山并不是偶然！

121 第十四章 但为君故今沉吟

他终究还是比不上他——这世上只有一个秦韶。会让花花用力地抱着，肆无忌惮地嚷着“你不能离开我”。若论亲疏远近，或许连白念尘都比不上……



CONTENTS

目录

第十五章 深知身在情常在 139

曾几何时，那些两小无猜的岁月里，她的眼里都只有他一个！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胀，让白念尘的呼吸有些凝滞。

175 第十六章 竹马青梅付烟云

许久之后，他放开她，她依然只是呢喃着钟展的名字，后来又开始呼唤秦韶，说秦韶我很渴，秦韶我想吃梨，秦韶我好冷。从头到尾，唯独没有叫过他的名字。

第十七章 一剑消尽红尘事 197

“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你等着我！”只是简单的一句话，但只要是他说的，仿佛就是一句坚定的承诺。

225 第十八章 生死契阔与子说

时值深秋，海棠早已无花。她呆呆地望着稀疏枝叶间透出的深蓝天幕，想到那一天，似乎也是这样有月亮的日子，花开得很漂亮，她在这棵海棠树下见到了钟展。

尾声 逍遥 255

有许多真相，也许这一辈子只能埋入坟墓，又或者，比坟墓更沉默的——心底。

263 番外 人生若只如初见

后记 谁是谁的主角 275

《闲花弄影》小剧场之中秋赏月大会 277

相逢万里忽如梦

入眼是一大片幽蓝的天幕，
闪烁的星星就像无数的小眼睛，
星光下是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
清俊脸庞，他正侧着头，笑吟
吟地看着她。

第九章

XIANHUA
NONGTING

“花花……花花……”

身体的痛楚和意识的模糊让苏闲花分不清这呼唤究竟是真是幻。她一时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一时又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地朝前飞去，穿过了重重的浓雾，她终于见到了那个呼唤她的人——

老爹……

这是梦吗？时隔多年，她竟然又梦到他了——抱着她微笑的老爹，教她武功的老爹，想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却每次都弄巧成拙的老爹，还有……临走那天的老爹……

他说：“花花，我去找你娘了。”

他还说：“花花，我带夜明珠回来给你做嫁妆。”

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无垠的海，翻涌的浪花间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，依稀是花梦鸳的模样。老爹站在船头，义无反顾地朝她走去，可一瞬间，巨大的浪头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，将他们的身影一并吞没。

隐约的声音从汹涌的波涛中传来：“花花……花花……”

她惊慌失措，挣扎着朝前游去，风浪中沉浮的面容却又似乎变成了秦韶的模样，他面容苍白如纸，双目紧闭，生死难料。

她又惊又怕，奋力追赶，可不管怎么努力，都无法触碰到他，终于，她忍不住叫出声来：“不要！爹……秦韶……不要……”

一双温暖的手覆上她的额头，一股柔和的内力注入她的身体，有个声音低低地说道：“花花，我在这里……没事了，没事了……你醒醒。”

这么真实的声音，刺破了重重的迷雾，直直地落入她的耳中。

“花花，你再不醒我就挠你痒痒了。”

用这种慵懒又调侃的调子跟她说话的，除了他……还能有谁？

她一惊，猛地睁开眼睛。

入眼是一大片幽蓝的天幕，闪烁的星星就像无数的小眼睛。星光下是一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清俊脸庞，他正侧着头，笑吟吟地看着她。

竟然真的是他！真的是他——她不是还在梦中吧？

他笑着拍了拍她的脸颊：“丫头，终于醒啦？”

她惊讶地望着他的脸，嗫嚅着吐出两个字：“秦……韶？”

这个与她朝夕相伴十多年的人，她是不可能认错的——

他看起来还是那样，只是头发长长了，刘海儿几乎要盖住眼睛；胡子有好几天没刮了吧，看起来倒比从前更加落拓；舒展的长眉下是精湛的眼，眼神波澜不惊，表情随意，一如从前。

可是……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文先生呢？

他看着她，微微一笑，笑出了眼角丝丝的细纹：“丫头，你傻了？”

她发觉自己正枕在他怀中，温暖而安定的气息让她的心蓦地一软，她呜咽一声伸出手去想要抱住他。这是她少年时常有的举动，可这次秦韶却摇了摇头，轻轻道：

“你已经没事了，虽然呛了水昏迷，却没受什么外伤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她撇了撇嘴，直起身来搂住他的脖子，将脑袋紧紧地贴着他的胸口，满足地叹息道：“真的是你！我……我不是在做梦啊……”

秦韶有些哭笑不得，然而渐渐地，他慵懒的眼神变得幽深起来。他抬起手，却又在离她肩膀还有一寸的地方停下，顺势捋了捋她的发：“花花快让开，你变重了。”

她窝在他的胸口，嗅着熟悉的味道，闷闷地抱怨：“不让！这么久没见了也不让我抱一下，你又不是大姑娘！”

“不是不让，只是你还受着伤……”

“这点伤是小意思……啊，对了！”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一下子跳起来，抓住他的手上下左右地打量着，神色紧张，“秦韶，听说你在西域出事了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受伤？伤得多重……”

他愣了愣，笑容一滞，却又立刻摇头轻叹：“不过是小伤而已，已经无碍了。”说着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，转而问道，“花花……你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获救，还有那个抓走你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么？”

听他提到文先生，她浑身一震，眼中又流露出几分恐惧来。秦韶轻轻地按了按她的肩膀，示意她重新躺下，道：“其实我本是来找朋友的……”

秦韶是来这附近找朋友的，他的朋友外出很久都没有回来，他怕她在戈壁上迷了路，可最后却在这个林子里发现了官兵的尸体。他顺着血迹一路找来，却意外看到苏闲花被文先生摁在水里……他的声音顿了顿，掩不住眼底的怒火，相别多日，她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，真的让他始料未及。

“秦韶？”

“嗯，没事。”他回过神来，“我见那人竟然将你摁在水里，就上去把你救下了。”

听他说得这么轻描淡写，苏闲花有些不信：“文老贼的武功那么高，他使的刀法我见都没见过，你怎么把他赶跑的？”

秦韶微微一笑：“那人的刀法的确很难应付，不过幸好他还有一个受了伤的手下可以拿来做筹码。于是我就将计就计做了一回小人……”

她疑惑道：“文老贼竟是那种肯为了手下放弃猎物的人？”

“别以为凶残的人一定绝情。一个得力的手下对想做大事的人来说，有时候比猎物更重要，更何况现在还不到非要你死我活的地步。”

他这样解释，苏闲花便懂了，了然地道：“这就好比文先生拿你做人质来威胁我，我肯定也会妥协。”

秦韶一愣，又被她逗乐了，眼底的阴霾散去，不管怎么样，她没事真是太好了。

他伸手拿出一粒丹药塞进她嘴里，道：“先闭上眼睛调理内息。方才虽无大碍，到底也是伤了元气。”

苏闲花很听话地运功调理气息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睁开眼看到不远处的秦韶，他似乎正在小寐，脸色有些苍白。这果然不是梦……他还在！

她心里固然喜悦，却又有些小小的担心，她忍不住悄悄站起身走过去，正想去把把他的脉，他却突然睁开了眼睛，淡淡地扫过她的脸，看得她心惊肉跳。她急忙缩回手道：“那个……我以为你睡着了。”

“身体好些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我们走吧，我带你回阎魔城。”

“不行啊，我还要等朋友。我们说好在这里会合的。”

“朋友？”秦韶微微一笑，“可是一位姓钟的公子？”

苏闲花顿时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秦韶笑而不答，从怀中掏出一张薄薄的绢纸，苏闲花一把抢过来看了，只见上头是一大段像蚯蚓一样歪歪扭扭的西域文字，她压根儿看不懂，直到最后才发现寥寥几句俊逸的中原文，说是请秦兄帮忙在附近找一位打扮成公子的大姑娘，带她去阎魔城，还说“君若见之，定然心喜”，正是钟展的字迹。

“在你调理内息的时候，我那朋友的鹞鹰送来这封信。”秦韶的笑意舒展开来，眉眼弯弯的，“你的朋友和我的朋友遇上了，他们有些事回不来，所以让我们先去城里等他们。”

“什么你的朋友我的朋友？”苏闲花给绕晕了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“天，你的朋友不会就是那个穿得漂漂亮

亮却要拦路抢劫的西域姑娘吧？”

秦韶却只是笑而不答。

“真的是她？”难怪她的手腕上会戴着秦韶的香珠。苏闲花像窥知了什么秘密一般，忍不住兴奋起来，一路上缠着秦韶，不停地追问那个西域姑娘的姓名来历。

二

阎魔城位于彤云关附近，是出关前唯一的落脚之处，占据着进出西域的有利地形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天南地北的商旅客贩常年往来之处。西域的宝石、北方的毛皮、江南的丝缎……各种各样的商品货物在此交换运送，久而久之，这里有了几分中原城市的繁华景象。

如今镇守阎魔城的人是镇西将军莫巍。近几个月来，北方的白朔铁骑屡犯边关，莫将军正率军在绝云山下抗敌。虽然他的人不在城中，可整座阎魔城依旧井然有序，百姓生活安乐平静。

.....

苏闲花昏昏欲睡地听着秦韶介绍城中风物，直到听见领兵打仗一事才提起些兴趣，可惜交战之处离城尚远，就算要一睹沙场风云，也需得骑上一天一夜的马，不免叫人失望。

此刻她已换上了女装，和当地女子一样蒙着面纱，只露出一双盈盈的眼。秦韶见她心不在焉，不由得轻叹一声：“花花，山川地形风土人物皆有可习之处，偏偏你就没这耐心。”

“因为你说的事情不好玩啊。”她回答得心不在焉，眼珠一转，拿起桌上的茶壶，将浓浓的酥油茶替他倒了一盏，眼睛笑成了两弯新月，“秦韶，不如你告诉我那个西域姑娘的故事嘛。”

秦韶抬起眼睛看了她一眼，懒懒地笑了笑：“我认识的姑娘很多，一个个都要告诉你，你不嫌累吗？”

“别人我不管，那个手上戴着红鸾香珠的强盗姐姐我却很感兴趣！”苏闲花一伸手拉起他的袖子，指着他的手腕，不依不饶道，“若是你们俩没有故事，你怎么肯把我的东西随便送人？”

他笑了笑：“那是她抢的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她救了我，我没钱报答她，所以她就抢了那串香珠，说等我有钱了再赎回去。”

这是什么逻辑？很明显那位姐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苏闲花放开他的手，心领神会地嘿嘿一笑：“秦韶，我是不是快要有二嫂了？”

秦韶一愣，不禁失笑：“姑娘家整天都在想什么？她叫素兹亚娜，是西域焉耆国师的女儿……”

苏闲花打断他：“哇，大官哪，很有钱吧？”

秦韶挑了挑眉，道：“就算她是西域之王的女儿也和我没关系，丫头你……就这么希望我娶老婆？”

苏闲花不停地点头：“你是男人啊，当然要娶老婆，不光要娶老婆，还要生儿子。以后你的儿子要叫我姑姑，对不对，是寨主姑姑……”

他的眼睛幽深，笑意微不可见地一敛，淡淡道：“你倒是替我想得周到。”

苏闲花正在兴头上，没听出这句话有什么不妥，兀自盘算着将来：“虽然我知道江湖上的确有那么几个姑娘想嫁给你，不过在本寨主看来，还是这个西域女子深得我心，就是太凶悍了些，秦韶你要好好管教管教……”她的话说了一半却突然打住，眼睛直直地盯着窗外。秦韶顺着她的目光望出去，却只看到几个路人，心中起疑，问道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秦韶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去就来！”她从座位上跳起来，撂下一句话便夺门而去。

秦韶望着她轻灵的身影，神色微变，微微一叹，结了茶钱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

苏闲花着急着出门，是因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。

虽然裹着再平常不过的灰色斗篷，可是这么一个连背影都透着冷淡孤傲的人，不管怎么伪装，总是卓尔不群。

奇怪，此刻的他不是应该和那些少年新贵去解答剑圣的第三道题目吗？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边关荒漠？

她一路悄悄地跟在那人背后。只见他脚步匆匆，穿过了几条街道，最后停在城西的马厰前。他买了一匹马，却又不骑，只是牵着骖头，慢慢朝城墙脚下的荒僻角落走去。

苏闲花犹豫了片刻后，跟了上去，谁知刚转过一个街角，就失去了那人的行踪。她左望右望，眼前突然寒光一闪，凌厉之气迎面袭来。

她急忙后退闪避，却撞在一个人的胸口，那人揽住

她的肩膀往后一带，另一手迅速伸出，已将那物抄在手中。苏闲花仔细一看，竟是一条尾端系着短刃的银链。

她回过头，看到身后神色不虞的秦韶，顿时大喊起来：“程红笑快住手！是我呀！”

城墙的阴影里慢慢走出一个人，灰色斗篷遮住了半张脸，连眼角的沙蝎刺青也被挡住了，只有一双眼睛依旧邪肆，正冷冷地盯在苏闲花脸上。

“我知道是你。有话就直说，别偷偷摸摸地跟着我。若不给你点教训，还打算跟到什么时候？”

苏闲花不依：“说我偷偷摸摸，你还不是一样？不去解答剑圣的题目，乔装打扮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？”

程红笑并没有立刻回答她，目光落在秦韶的身上，嘴角一扬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你又换男人了？”

苏闲花顿时竖起眉毛，正要反唇相讥，秦韶却已松开了缠在手腕上的银链，笑了笑道：“原来是魔教程少主，久仰了。”

程红笑抬了抬眼：“你是谁？”

没等秦韶说话，苏闲花已经抢着道：“他就是我们寨子里的二当家秦韶。”

“是你啊……”程红笑带着几分审视的目光在秦韶身上打了个转，见他神情自若，一派云淡风轻的模样，看起来倒和钟展有几分相似。他忍不住哼了一声，对苏闲花道，“你这人也不挑点新鲜的。”

“啥？”

程红笑手腕一抖收回银链，道：“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这话明显是将秦韶排除在外，但秦韶没有生气，道：“我住在城北螺巷，还请程少主等一会儿将花花平安送回。”

他这么轻易就让她留下，倒让苏闲花愣住了，道：“秦韶，其实你稍微等我一下就好。程红笑平时一个月也讲不到十句话，估计一会儿就能讲完了……”

“秦二当家不必担心，本公子自然会将她毫发无伤地送回去。”

她的话被程红笑一口打断，眼见秦韶点点头转身离开，她突然发现，自己在他们面前居然成了一个透明人……苏大寨主顿时很不高兴，但她在秦韶面前向来是没脾气的，因此满腔不满都迁怒于程红笑头上。

“程红笑，有话快说，有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

她一怔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姑娘家满口粗话，你就不怕九幽嫌你粗鄙？”他的眉毛微微一挑，看得她顿时打了个哆嗦。她低头想想，他这话的确有道理，只好撇了撇嘴，问道：“那你到底有什么话对我说？”

程红笑背着双手，慢慢道：“听说你和九幽这次来阎魔城，就是为了找刚才那位秦二当家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现在既然找到了他，还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没什么打算，回家去呗。”她眨了眨眼睛，睨了他一眼，“你说话怎么这么怪？你是不是有事要求我？”

“求你？哈——”他忍不住轻笑一声，道，“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热闹。”

苏闲花道：“这偏僻荒芜的地方，有什么热闹可看的？”

程红笑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你还记不记得剑圣留下的第三道题？”

她想了想：“‘喜得一宵恩爱，被功名二字惊开’？钟展说这是一句戏文……”

“他有没有说是什么戏文？”

苏闲花摇了摇头。

他冷笑：“你家九幽倒是惊才绝艳，既然知道，却又不说，偏他比别人清高。”

苏闲花当然听得出他话中的讽刺之意，只是那一句“你家九幽”听着十分舒心，也就不与他计较，随口问道：“那你倒说说有什么意思？难道还和你到这儿来有关系不成？”

她虽然学问不高，但听这句话，也知道应该是来自南方的戏文唱词，和漠北风沙没有半点关系。

程红笑面色稍霁，道：“我来这里，当然是为了解题。”

程红笑目中流光一闪：“这句戏文出自南戏《牡丹亭》。这一本是家母最喜欢的戏文。父亲曾说，只要我能将戏文全背下来，母亲就能回来，只是……”他蓦地冰冷一笑，没有再说下去，回归正题道，“‘喜得一宵恩爱，被功名二字惊开’一句，出自第三十九出。”

一番话让苏闲花哑舌不已，她歪着头想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这个戏我也知道一些，里面的女子是不是叫做杜丽娘……”

“不错。”程红笑道，“甸江下游的洛潞城中，住

着一代名伶瑞锦，她所唱一出《牡丹亭》冠绝天下，就连当朝皇帝都赞誉有加。因此别人都把瑞锦的本名忘记了，只赠她一个诨号叫做‘杜丽娘’。”

“嗯——”

“所谓‘杜娘啼尽江南柳’，说的就是她……”

“那个……”

“瑞锦的唱腔……”

“你别咬文嚼字了，能不能说得直接点？这个诨号为杜丽娘的女子，就是第三题的主人公吗？她既然在洛洛，那你应该去江南，往大漠里钻做什么？你这样要怎么求得她唇上的胭脂啊？”

程红笑满脸“孺子不可教也”的沉痛表情，道：“听说剑圣是个学识渊博的风雅之人，可数万字的戏文却只挑这一句不出众的，形容名伶又不说‘美丽’、‘才华’，偏要说‘忠贞’？”他顿了顿，淡淡道，“算了，以你的水平，肯定不会觉得奇怪。”

苏闲花一时语塞，说真的，她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奇怪……

幸好程红笑没再嘲笑她，继续道：“既然是忠贞女子，唇上的胭脂又怎能轻易得到？所以能得到的人只有一个——就是她的心上人。那群人自以为风流潇洒，巴巴儿地赶去江南欲博美人一笑，不过都是白费力气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苏闲花终于明白了，“那两句恩爱功名的话是意有所指的！是不是那位瑞锦姑娘的心上人就是因为谋取功名才会离她而去？所以只要找到这个人……”

——不是姑娘唇上的胭脂有多么难得，宝贵的是有情